

# 跨文化视角下赛珍珠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以《大地》

## 阿兰为例

王婉清

江苏大学 江苏镇江 212000

**摘要:** 赛珍珠出生于美国, 却生长、生活在中国。这一特殊经历赋予她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明双重文化的熏陶, 也让她具备了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女性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区别于其他外国作家, 也不同于本土作家, 而是以一种更客观的叙述方式展现了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压抑与美德, 以及对其女性意识觉醒的期望。《大地》中的女主角阿兰就是其创作的典型封建妇女形象, 本文将以阿兰为例, 分析跨文化视角下赛珍珠创作的封建中国女性形象, 剖析其作品背后的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 赛珍珠; 跨文化视角; 女性形象; 阿兰; 《大地》

### A Study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Pearl S. Buck's Works from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Taking Alan in 'The Earth' as an example

Wanqing Wang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00

**Abstract:** Pearl S. Buck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grew up and lived in China. This unique experience bestowed upon her a dual cultural upbringing, encompassing bo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It also endowed her with a distinctiv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portrayal of female characters i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national image, and Pearl S. Buck's depiction of Chinese women differs from other foreign writers as well as local authors. She presents the repression and virt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in a more objective narrative style, along with an expectation for their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The protagonist, Allyn, in "The Good Earth," is a typical portrayal of a feudal woman in Buck's works. This paper will take Ally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Pearl S. Buck's depiction of feudal Chinese female characters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dissect the feminist ideas underlying her works.

**Keywords:** Pearl S. Buck;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Female image; Allyn; The Earth

#### 引言

赛珍珠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 在她刚出生四个月之时, 她就跟随身为传教士的父母来到中国, 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她将美国称为自己的母国, 将中国称为父国, 以东西两种文化互为观照, 对中西方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沟通、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双重文化背景也使得她能在当时以一个较为客观的角度来讲述中国农民的生活。她深入中国农民阶层、深入中国贫苦的农村妇女的生活圈, 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男女地位不平等的问题, 真切地看到中国妇女所承受的苦难和她们身上闪光的美德与品质, 这种真实使她创作出了名动一时的《大地》三部曲, 也塑造出极具代表性的封建农村女性形象阿兰。

女性题材是国际传播中的重要题材, 女性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构成, 女性形象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sup>[1]</sup>。文学、影视、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中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以及中国女性真实的故事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国家形象。赛珍珠笔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成功摆脱西方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 使世界认识到更真实、全面的中国女性。

#### 一、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思想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

虽然从未明确宣称过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但赛珍珠对社会各阶层女性全方位的关注和同情却是真切地体现在她的作品之中的。《东风·西风》中从外到内接受西方文化, 走出封建阴影的桂兰, 《大地》中如地母般勤劳能干、坚韧隐忍的阿兰, 《母亲》中富有反抗精神, 主动追求自由的“母

亲”，《群芳亭》中在守旧和求新中徘徊、终突破桎梏寻得爱情的吴爱莲……她通过塑造各种不同的中国女性形象，书写旧社会女性不同的命运悲剧，表达了对封建社会妇女的同情，以及鼓励其觉醒和反抗的关怀。赛珍珠书写东方女性具有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其文字也体现着女性主义的关怀，这种独特的视角与其成长经历有密切联系。

赛珍珠的父亲是一名狂热的传教士，家庭在其心中远不及事业重要。在女性饱受歧视和漠视的家庭氛围之下，赛珍珠的母亲并没有一味的逆来顺受，而是向她的父亲发起反抗，提出家庭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她与丈夫享有同等的平等支配的权力。然而母亲的抗争没有成功，她便将希望寄托于女儿的培养之上，正如赛珍珠在自传中写到的：“尽管母亲从不服输……所以把我完全当作男孩子培养的想法，她十分入迷。”<sup>[2]</sup>

赛珍珠的中国保姆阿妈也对她造成了深刻影响，阿妈自己并不识字，却鼓励赛珍珠读书学习，她让赛珍珠对中国女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在自传中写道：“她的一部分化入我们身上，像母亲之一部分化入儿女身上一般，所以现在以及永远，她的国家如同我的祖国，使我起敬起爱，而她的民族就同我的同胞一样。”<sup>[3]</sup>十六岁时，母亲将她送往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接受大学教育，这里成为她的女性主义成长的温床。在这里，她学习到数学、科学等理论知识，接受了女性主义新思潮的影响，树立了男女平等、女性应当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观念。

为照顾生病的母亲，赛珍珠于 1914 年回到中国，先后在润州中学和崇实女中和宿州教会学校任教。而后她经历了母亲的离世，嫁给了有大男主义思想的农学家约翰·洛辛·巴克，开启了并不美满的婚姻，又生了一个智障的女儿……婚姻的悲剧和种种打击促进了她女性主义的觉醒，加之彼时的美国正在历经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赛珍珠通过发表《中世纪的美国妇女》、《火药式美国妇女》等文章，表达了她的女性主义观点，支持女性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参与工作，实现自我价值。

纵观赛珍珠女性主义书写历程不难发现，其独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是历经了童年时期的萌芽，美国教育经历的洗礼，再到婚姻中的觉醒，及后期女性运动的成熟<sup>[4]</sup>。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生活经历让她接受了两种文化的洗礼，使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有着更为广阔的维度，也帮助她能够摆脱西方

人固有的种种偏见，能够以各民族平等的观念来把握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一种客观的角度来认识、解读、刻画东方女性形象。赛珍珠把异质文化互相融合的理念投入到创作中，由此，她所塑造的东方女性形象，打破了西方人心中东方女性普遍美丽温顺、或嫉妒贪婪、或饱受苦难、或红颜祸水的形象，刻画出区别于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独立的灵魂，在浑浑噩噩中度日，只是男性的附庸，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存在。

## 二、赛珍珠与《大地》

1931 年，《大地》在美国出版，《大地》三部曲使得赛珍珠名动一时，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后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也连续两年成为美国小说史的畅销书。《大地》讲述了旧中国的农民王龙娶妻生子，和妻子阿兰一起从一无所有逐渐发家致富的故事，“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中国)……”<sup>[5]</sup>。

在《大地》中，她用客观真实的笔触描写了农民王龙和土地的故事，塑造了阿兰这一坚韧、勤劳的女性形象。不同于中国作家文字中总带有批判或美化，也不同于西方人固有的偏见。这种真实，得益于她独特的拥有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的跨文化视角，更植根于她数十年在中国生活的经历。

阿兰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得益于赛珍珠深入农村、扎根百姓，在女人堆里了解中国妇女最真实的生活处境。她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地接触和了解到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早年在镇江的生活让她了解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后她陪同丈夫在华北农村考察五年，使她有机会在女人堆中和她们交往、聊天，了解中国女性的生活；此外，她也不断探访名门望族，广泛地了解了不同身份和阶层的中国女性的所思所想。这种经历让她明了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特征，理解她们所经历的苦难，也看到她们的思想在社会转型冲击下的转变。

在美国人的身份背景以及西方家庭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她虽然深入中国，但始终无法完全融入中国，始终以异文化者的视角观察和书写中国。也正是这两个世界的交融，使她得以摆脱身份的桎梏，以各民族文化平等的包容心态和博大胸怀，准确地把握着中西文化的异同。

## 三、阿兰——中国传统女性的颂歌与悲歌

大地中的阿兰，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唤丫头，长相

普通，性格木讷。她被主人家做主嫁给了王龙，此后，靠着二人的劳动和机遇逐渐发家，由贫农成为富农。王龙家的发展，离不开阿兰这个如大地之母般坚韧、有主见、勤劳能干的女人；阿兰身上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优良美德，更有女性觉醒的力量，她的人生虽然逃不过封建社会中女性命运的悲剧，但也散发出不一样的光彩。对于阿兰这一人物的塑造，即为中国传统女性的悲歌与颂歌。

#### 1.阿兰的颂歌：大地之母般坚韧的女性力量

除了不够美丽以外，阿兰是个完全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完美妻子。她勤劳朴实、循规蹈矩、孝敬长辈，从她来到王龙家的那天起，一切都慢慢向好发展：她勤劳地帮助王龙操持家务，成为他土地上得力的助手；为他生儿育女，结婚第一年就为夫家添了一个头生子，自此后香火不断；在困难时，她替他做出杀牛、买家具、守土地等重要决策；在混乱中她找到的珠宝帮助王龙拥有许多土地，正式开始发家...可以说如果没有她，王龙家的生活会是另一幅光景。她的身上充满传统美德，是赛珍珠所接触的无数劳动女性身上的闪光点的集合。

看似沉默寡言的阿兰，实则有着不凡的眼界和胆识，许多时候她的冷静和沉着帮助王龙度过了许多难关。在遭遇饥荒那年，她留下的玉米秆帮助家里多挺了许久，杀牛时果断坚毅、在别人来买地的时候坚定地帮王龙守住土地，又果断卖掉家具让他们有了能到南方去的路费。在南方乞讨之时，她比王龙更从容地适应了乞讨的生活，也比王龙更敏锐地洞悉到变化的来临。阿兰十分明白活下去是他们首要的需求，所以她克服母性亲手杀掉了当时她们无法抚养的女儿，能自然地吃下小儿子偷回的肉...在种种细节中，看得出阿兰思想上独立意识的觉醒，适应着新世界的变化。

阿兰身上还有十分突出的反抗精神。生下儿子后，她给孩子穿上漂亮衣服，带着年饼，回到她曾经饱受欺辱的黄家，向他人宣告她的幸福；面对灾年她不是束手无策等待死亡，而是勇敢地接受到陌生的地方求生；在丈夫纳妾后，她虽沉默，却坚持着她的反抗，她不承认另一个女人，也坚决不服侍她们，这在那个三妻四妾十分普遍的年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反抗。赛珍珠在她的身上寄寓了对女性独立的期望，虽然这些反抗远远不够，但也是十分勇敢了。

#### 2.阿兰的悲歌：沉默无声的反抗

阿兰的悲剧是时代造就的。年幼时遭遇饥荒，她被父母卖到大户人家黄家做丫鬟，在那里常遭受打骂，干着重活累活，身体与精神上的折磨使她变得沉默木讷。她早已被驯化，自我意识早已被磨灭，像书中多次形容到的，像动物一样沉默的、悲哀的。

她的婚姻是另一场悲剧的延续。她嫁给了老实勤恳的农民王龙，开始完成为他传宗接代、服侍长辈、操持家庭的任务，“她像一个忠诚的、沉默寡言的女仆，一个只有女仆身份的女人”，换了一个地方继续不辞辛劳的干活。她从没将自己放在与丈夫平等的地位，更没有奢望爱情，富裕起来后，王龙开始以看女人的眼光审视她时，她感受到巨大的不安；王龙将她们的积蓄随意挥霍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时，她只是默默忍受丈夫对她的残忍和不公。她一生最大的期许也许就是那对珍珠，本来所有的珠宝都该属于她，但王龙竟连她小小的期待都剥夺了。

文中关于阿兰生育的描写可视为封建女性苦难的缩影。她有着异乎其他女性的坚强，每次生育都自己独立完成，生完后马上又开始服侍家人、下地干活；阿兰不停的怀孕生子，刚开始王龙会心疼她的不易，可到后来他似乎习以为常，对于新生儿降临的喜悦也越来越少。生育对于女性的伤害是不可忽视的，阿兰最后也早逝于疾病，但在旧社会女人被看作生育机器，阿兰深受这种观念荼毒，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于此。后来儿媳妇进门，她郑重地将这份使命传给她的接班人，仿佛女人一生只能如此，周而复始地重复悲剧。

最令人悲哀的是，她致死之时仍将她的苦难当作她一生的荣耀。她的光芒在于她的勤劳、她的智慧，是她撑起这个家，让它有了后来的辉煌，但最后令她宽慰的竟然是她生了许多孩子，摆脱丫鬟身份成为了家里的女主人。阿兰是有反抗精神的，但她的反抗仍囿于封建礼教的精神内核之中。

封建社会中的女人是没有机会读书识字的，她们受到社会家庭的教化，接受奴役、接受压迫，成为没有灵魂的、任劳任怨被剥削的工具。对其勤劳能干、任劳任怨、沉默坚强的赞颂，未尝不是一种麻木女性的手段。阿兰越是坚韧，越能看出她身上承受的苦难，这些美德的刻画看似是她的赞歌，实则是她的悲歌。

#### 四、结语

莫哈曾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中指出：“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影响看作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一国

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在此基础上，提出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文学艺术形式中所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以及中国女性真实的故事都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国家形象。赛珍珠根据她独特的双重文化背景以及在中国生活的真实经历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阿兰成功打破了西方对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这对中国国际形象在世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 参考文献：

- [1] 栾轶玫,鲁妮.新时代女性形象与中国国家形象传播[J].对外传播,2021,No.302(11):53-56
- [2] 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M].尚营林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98
- [3] 林如斯.赛珍珠传[A].郭英剑主编.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604.
- [4] 魏琳.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浅析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思想[J].今古文创,2022,No.106(10):43-45.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0.014.
- [5] 曾蕾.赛珍珠与中国传统文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4):83-86.DOI:10.16366/j.cnki.1000-2359.1995.04.021.
- [6] 让-马克·莫哈,孟华.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J].中国比较文学,1995(01):192-199.